

洪武圣政记（明）宋濂 撰

严祀事第一

正大本第二

昭大分第三

肃军政第四

绝幸位第五

定民志第六

新旧俗第七

○严祀事第一

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，上以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，尊为皇帝，以主黔黎，勉狗輿情，乃祭告天地于钟山之阳。其文曰：

维我中国人民之君，自宋运告终，帝命真人于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主，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，今运亦终。天下土地人民，豪杰纷争，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、徐达等为臣之辅，（‘惟臣帝赐英贤李善长徐达等为臣之辅’，‘李’原作‘率’，据明金声玉振集本、清指海本改。）遂有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、方山陆寨陈也先、袁州欧普祥、（‘袁州欧普祥’，原脱‘普’字，据清借月山房汇钞本及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补。）江州陈友谅、潭州王忠信、新淦邓克明、（‘新淦邓克明’，原脱‘克’字，据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正月乙亥条补。）龙泉彭时中、荆州江珏、（‘荆州江珏’，‘珏’原作‘班’，据明朱当■〈汙 晒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改。）濠州孙得崖、庐州左君弼、安丰刘福通、赣州熊天端、辰州周文贵、永新周安、萍乡易华、平江王世明、沅州李胜、苏州张士诚、庆元方国珍、沂州王宣、益都老保等处狂兵，息民于田里。今地周回二万里广，诸臣下皆曰恐==，必欲推尊帝号，臣不敢辞，亦不敢不告上帝皇只。是用吴二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，昭告上帝皇只，简在帝心。

遂即皇帝位于南郊。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，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。

是日，恭诣太庙，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、皇后。立大社大稷于京师，布告天下。

乃命中书省、礼部定义郊庙及百神祀典，制曰：‘朕思天地造化，能生万物而不言，故命人君代理之。前代不察乎此，听人民祀天地，祈祷无所不至。普天之下，民庶繁多，一曰之间祈天者不知其几，渎礼犯分，莫大于斯。古者，天子祭天地，诸侯祭山川，大夫、士庶各有所宜祭。其上下合祭之神，礼部其定义颁降，违者罪之。’于是省、部定奏：‘天子亲祀圜丘、方泽、宗庙、社稷。若京师三皇、孔子及风、云、雷、雨、五岳、四渎、圣帝，明王、忠臣

、烈士、先贤等祀，则遣官致祭。郡县宜立社稷，有司春秋致祭。庶人祭祖、父母及里社、土谷之神，并得祀灶，载诸祀典。其僧、道建斋设醮，不许奏章上表，投拜青词。及塑画天地神祇与凡扶鸾、祷圣、书符、况水诸术，并加禁止。庶几左道不兴，民无惑志。’诏从之。

又命礼部谕有司谨祭祀，略曰：‘上古君天下者，设官分职，各守方隅。爵及五等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居之。是五等有巨微，皆称曰国。所以动止，首以祀戎为先。自秦汉以下，官虽异古，其祭礼则不殊。迩来天下有司，既无诚以奉该祀之神，其于人事又何惧焉？盖儒者在任，不明于理，或粗俗者居官，亦不访于贤，是故事多非为，不能长保富贵也。若有志者居官，必访于贤者，乃知祀礼之大，必敬胜怠，则事业昌矣。若或不能穷其所以，则怠胜敬，其不灭者鲜矣。朕思之，人在世也，若不畏人神，是不可教者也。世之所以成世者，惟人与神耳，岂可慢邪？尔礼部遍告诸司如敕。’

四年秋七月辛亥，存心录成。上览之，谓诸儒臣曰：‘朕观历代贤君事神之道，罔不祇肃，故百灵效祉，休征类应。及乎袁世之君，罔知攸敬，违天慢神，非惟感召灾谴，国家祸乱亦由是而致。朕为是惧，每临祭必诚必敬，惟恐未至，故命卿等编此书，欲示鉴戒。夫水可以鉴形，古可以鉴今，是编所为善恶，岂以行之于今，将俾子孙永为法守。’

又谕李善长等曰：‘人之一心，极难点检。朕起兵后，年二十七八，血气方刚，军士曰众，若不自省察，任情行事，谁能禁我？因思心为身之主帅，若一事不合礼，则百事皆废，所以常自点检。此心与身如两敌，然时时自相争战，凡诸事为必求至当，以此号令得行，肇成大业。今每遇祭祀斋戒，整心志对越神明，而此心不能不为事物所动，检持甚难。盖防闲此身，使不妄动，则自信己能。若防闲此心，使不妄动，尚难能也。’善长等皆顿首曰：‘陛下此言，乃圣贤治心之要。心既治，天下无难治矣。’

○正大本第二

上既御极，即立长子为皇太子，正位东宫，以定大本。（‘以定大本’、‘大’原作‘太’，据清借月山房汇钞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戒之曰：‘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，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。尔承主器之重，将有天下之责也。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，取败止于一身。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，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，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，天下生灵皆受其殃。可不惧哉！可不戒哉！’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，罢兼领之职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。上曰：‘古者官不必备，惟贤能是用。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，非无谓也。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，遂成嫌隙，或生奸谋，离间骨肉，其祸非细，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

。朕今立法，令台、省、都督府官兼东宫官赞辅之，父子一体，君臣一心，庶几无相构之患也。’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，谓同等曰：‘朕今立东宫官，取廷臣勋德老成者兼其职。老成旧人，动有典则，若新进贤者，亦选择参用。夫举贤任才，立国之本，崇德尚齿，尊贤之道。辅道得贤，人各尽职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，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。’同对曰：‘陛下立法垂宪之意，实深远矣。’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。乃谕善长等曰：‘朕于东宫官不别设府僚，而以卿等兼之者，盖军旅未息，朕若有事于外，必留太子监国，若设府僚，卿等在内，事当启闻太子，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合，卿等必谓府僚导之，嫌疑由是而生。朕所以特置宾客、谕德等官，以辅成太子德性，具选名儒为之宾友。昔周公教成王，告以克诘戎兵；召公教康王，告以张皇六师。此居安虑危，不忘武备。盖继世之君，生长富骄，泥于安逸，多忽于军旅之事，一有缓急，罔知所措。二公所言不可忘也。’

刘基、陶安言于上曰：‘适闻中书欲仿元制设中书令，奏以太子为之。’上曰：‘取法于古，必择其善者而从之。苟为不善而一概是从，将欲望治，譬犹登高冈而却步，渡长江而回楫，岂能达哉？元氏胡人，事不师古，设官不以任贤，惟其类是与，名不足以副实，行不足以服众，岂可取法？且吾子年未长，学未充，更事未多，所宜尊礼师傅，讲习经传，博通古今，识达机宜。他日军国重务，皆令启闻。何必效彼作中书令乎？’

○昭大分第三

三年夏四月辛酉，以封建诸王告庙。礼毕，赐宴廷臣。上曰：‘昔元失其驭，群雄并起，四方鼎沸，民遭涂炭。朕躬率师，以靖大难，皇天眷佑，海宇宁谧。然治天下之道，必建藩屏，上卫国家，下安生民。今诸子既长，宜有封爵，分镇诸国。朕非私其亲，乃遵古显卉王之制，为久安长治之道。’群臣稽首，对曰：‘封建诸王，以卫宗社，天下万世之公议也。’遂诏天下曰：

朕荷天地百神之灵，祖宗之德，起自布衣，艰难创业。惟时将帅用命，遂致十有六年，混一四海，功成治定，以膺正统。考诸古昔，帝王既有天下，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，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，封以王爵。盖明长幼之分，固内外之势。朕今有子十人，前岁已立长子标为皇太子，爰以今岁四月七日，封第二子棖为秦王，第三子橐为晋王，第四子棣为燕王，第五子橐为周王，第六子楨为楚王，第七子榑为齐王，第八子梓为潭王，第九子木?巳为蜀王，第十子檀为鲁王，侄孙守谦为靖江王，皆授以册宝，设置相、傅官属。凡诸典礼，已有定制。呜呼，众建藩府，所以广磐石之安；大封土疆，所以眷亲支之厚。古今通义，朕何敢私。尚赖中外臣邻，相与维持，弼成政化。

是岁冬十一月丙申，大封功臣。命大都督府、兵部录上诸将功绩，吏部定

勋爵，户部备赏物，礼部定礼仪，翰林院撰制诰，以封功臣。

次曰，上御奉天殿，皇太子、亲王侍，丞相率文武百官列于丹陛左右。上召诸将谕之，略曰：‘汝等其听。朕今曰定封行赏，非出己私，皆仿古先帝王之典，筹之二年，以征讨未暇，故至今曰。思昔创业之初，天下扰乱，群雄并起。当时有心于建功立业者往往无法以驭下，故皆无成。朕本无意天下，今曰成此大业，有非人力之所致，是皆天地神明之眷佑。然自起兵以来，诸将从朕被坚执锐，以征讨四方，战胜攻取，其功何可忘哉！是用报以爵赏。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。’（‘其新附将帅之有功者亦如之’，原脱‘者’字，据明朱当■〈彳 眚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补。）其次第皆朕所自定，至公而无私。如左丞相李善长，虽无汗马之劳，然事朕最久，供给军食，未尝乏阙。右丞相徐达，朕起兵时即从征讨四方，摧坚抚顺，劳勩居多。此二人者，已列公爵，宜进封大国，以示褒嘉。余悉据功定封。书云：“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。”今曰所定，若爵不称德，赏不酬劳，卿等宜廷论之，无有后言。’诸将皆顿首悦服。乃颁行爵赏。封公者六人：‘宣国公李善长，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师、中书左丞相，进封韩国公，食禄四千石；’（‘食禄四千石’，‘四’原作‘五’，据明朱当■〈彳 眚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改。）信国公徐达，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特进光禄大夫、左柱国、太傅、中书右丞相，进封魏国公，食禄五千石，并赐帛百匹。开平王常遇春子茂封郑国公，冯胜封宋国公，李文忠封曹国公，邓愈封卫国公，俱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特进荣禄大夫、右柱国，并食禄三千石，赐帛各八十匹。封侯者二十有八人：汤和封中山侯，唐胜宗封延安侯，陆仲亨封吉安侯，（‘陆仲亨封吉安侯’，‘亨’用作‘京’，据明朱当■〈彳 眚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改。）周德兴封江夏侯，华云龙封淮安侯，顾时封济宁侯，（‘顾时封济宁侯’，‘济’原作‘清’，据明金声玉振集本、清指海本改。）耿炳文封长兴侯，陈德封临江侯，郭子兴封巩昌侯，王宗原封六安侯，郑遇春封荥阳侯，费聚封平凉侯，吴良封江阴侯，吴祯封靖海侯，赵庸封南雄侯，廖永忠封德庆侯，俞通源封南安侯，华高封广德侯，杨璟封营阳侯，（‘杨璟封营阳侯’，‘营’原作‘荥’。按前文已载郑遇春封荥阳侯，此处不经再有荥阳侯之封。明太祖实录卷五八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条作‘营’，今据实录改。）康铎封蕲春侯，（‘康铎封蕲春侯’，‘蕲’原作‘靳’，据明朱当■〈彳 眚〉国朝典故本、清借月山房汇钞本改。）朱亮祖封永嘉侯，傅友德封颍川侯，胡均美封豫章侯，韩政封东平侯，黄彬封宜春侯，曹良臣封宣宁侯，梅思祖封汝南侯，陆聚封河南侯，俱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、荣禄大夫、柱国，其食禄及赐帛各有差，并赐诰命、铁券。乃诏天下曰：

曩者有元失驭，海内纷争。朕自布衣，奋身行伍，观群雄之无力，遂率众渡江，抚太平，定建业，（‘定建业’，原脱‘定’字，据明朱当■〈泚 晒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补。）选将练兵，征讨四方者几二十年。荷皇天宗社之眷，山川百神之助，诸将效谋，六师用命，遂致华夏清宁，蕃夷臣伏，一统之业属于一人。今者班师振旅，定功封爵。朕重念诸将士委身暴露艰苦之状，欲加重赏，则天下镇守之兵及京师护卫之士不下百万，而民之资力有限，是用计仓库之所储，度民力之所具，均其等第，尊爵禄，颁金帛，以劳将臣。仍稽古制，定勋爵，俾其子孙世袭。军士则各赏白金十两，钱六千。朕之此言，通于天地，照布中外，咸使闻知。

○肃军政第四

洪武元年春正月，上以太史令刘基奏，立军卫法。乃自京师达于郡县，皆立军卫。大率以五千六百名为一卫，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千户所，（‘一千一百二十名为一千户所’，原脱‘千户’二字，据明朱当■〈泚 晒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补。）一百一十二名为一百户所。每一百户下设总旗二名，小旗一十名，管领铃束。通以指挥使等官领之，大小相维，以成队伍，抚绥操练，务在得宜，毋敢紊乱空歇。凡有事征伐，则诏总兵官佩将印领之。既旋，则上所佩印于朝廷，军士则各归其卫，而单身还第。其权一皆出自朝廷，而不敢有所擅调。

五年夏六月，降律、令于各卫。‘禁止军官、军人不得于私下或明白接受公侯所与信宝、金银、段匹、衣服、粮米、钱物，及非出征时不得于公侯之家门首侍立。其公侯非奉特旨不得私自呼唤军人役使。违者，公侯三犯准免死一次，军官、军人三犯发海南充军。’

○绝幸位第五

上初即位，会集群臣，立纲陈纪，法体汉唐，略加增减，亦参以宋朝之典，内置中书省、大都督府、御史台及六部等官，外列都指挥使司、布政司、按察司及府、州、县等官，纲维庶务，以安兆民，一革冗滥之弊。

四年夏五月，谕吏部尚书詹同等曰：‘吏部者，衡鉴之司。鉴明则物之妍媸无所逃，衡平则物之轻重得其当。盖政事得失在庶官，任官贤否由吏部。任得其人，则政理民安，非其人，则瘵官旷职。卿等居持衡秉鉴之任，宜在公平以辨贤否，毋但庸庸碌碌充位而已。’

六年夏四月，命吏部访求贤才。上曰：‘世有贤才，国之宝也。古之圣王，恒汲汲于求贤。若高宗之于傅说，文王之于吕尚，二君者，岂其智之不足也，而遑遑于版筑、鼓刀之徒，盖贤才不备，不足以为治。鸿鹄之能远举者，为其有羽翼也；蛟龙之能腾跃者，为其有鳞鬣也；人君之能致治者，为其有贤才

而为之辅也。今山林之士，岂无德行文艺之足称者。宜令有司采举而备礼遣送京师，朕将任用之，以图至治。’

○定民志第六

上命中书省定官民房舍、服色等第，谕之曰：‘昔帝王之治天下，必定礼制，以辨贵贱，明等威。是以汉高初兴，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，历代皆然。近世风俗相承，流于奢侈，闾里之民，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，贵贱无等，僭礼败度，此元之所以失政也。中书其以官民房舍、服色等第明立禁条，颁布中外，俾各有所守，以正名分。’

礼部上考定礼仪。上谓尚书牛谅曰：‘礼者，国之防范，人道之纪纲，朝廷所当先务，不可一曰无也。自元氏废其礼教，因循百年，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。朕即位以来，夙夜不忘，思有以振举之，以洗污染之习，故尝命尔礼部定着礼仪。今虽已成，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，斟酌先王之典，以复中国之旧，务合人情，永为定式，庶几惬朕心也。’又尝谕徐达曰：‘礼法，国之纲纪。礼法立，则人志定，上下安。建国之初，此为先务。尔等为吾辅相，当守此道。毋谨于始而忽于终也。’

○新旧俗第七

六年冬十一月，命刑部尚书刘惟谦更定新律，每一篇成，辄缮书上奏，揭于西庑之壁。上亲御翰墨为之裁定，务协厥中而后颁降。

七年春二月，新律成。其篇目一准之于唐，曰名例、曰卫禁、曰职制、曰户婚、曰厩库、曰擅兴、曰盗贼、曰斗讼、曰诈伪、曰杂律、曰捕亡、曰断狱，其间或损或益，或仍其旧，悉合轻重之宜，合六百有六条，分三十卷。

右申禁令。

上令诸司定文、武科取士之法，谕之曰：‘上世帝王创业之际，用武以安天下，守成之时，讲武以威天下。至于经纶抚治，则在文臣。二者不可偏用也。古者，人生八岁学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之文，十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，是以周官选举之制，曰六德，曰六行，曰六艺，文武兼用，贤能并举，此三代治化所以隆盛也。兹欲上稽古制，设文武二科，以广求天下之贤。其应文举者，察之言行以观其德，考之经术以观其业，试之书算以观其能，策之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。其应武举者，先之以谋略，次之以武艺，取其实效，不尚虚文。然此二者，必先年责成有司预为劝谕，俾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，各以时勉学，俟开举之岁，以充贡京师。’

上尝谓翰林侍读学士詹同等曰：‘古人为文章，或以明道德，或以通当世之务。如典、谟之言，皆明白易知，无深怪险僻之语。至如诸葛孔明出师表，亦何尝雕刻为文，而诚意溢出，至今使人诵之自然，忠义感激。近世文士

，不究道德之本，不达当世之务，故词虽艰深，意实浅近，即使过杨雄、相如，何裨实用。自今翰林为文，但取通道理，明世务，无事浮藻。’

右核实效。

二年冬十月，上谕中书省臣曰：‘学校之教，至元其弊极矣。使先王衣冠礼义之教，混为夷狄，上下之间，波颓风靡，故学校之教，名存实亡。况兵变以来，人习于战斗，惟知干戈，莫识俎豆。朕尝谓治国之要，教化为先，教化之道，学校为本。京师虽有太学，而天下学校未兴，宜令郡县皆立学，礼延师儒，教授生徒，以讲论圣道，使人日渐月化，以复先王之旧，以革污染之习。此最急务，宜速行之。’

八年春三月，命御史台官选国子生分教北方。上谕之曰：‘致治在于善俗，善俗本乎教化，教化行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；教化废，虽中材或坠为小人。近北方丧乱之余，人鲜知学，欲求多闻之士，甚不易得。今太学诸生中年长学优者，卿宜选取，俾往北方各郡分教，庶使人知务学，人材可兴。’于是选国子生林伯云等三百六十六人，给廩食，赐衣服而遣之。

右育人才。

三年夏六月，李文忠等遣人送故元皇孙买的里八剌及其后妃等到京。中书上言：‘宜献俘太庙。’上以帝王之后，有所不忍，止令具本俗之服见。至曰，上服皮弁升御奉天殿，（‘上服皮弁升御奉天殿’，原脱‘弁’字，据明朱当■〈汙 眇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补。）百官具朝服侍班，侍仪使引见，行五拜礼，见皇太子行四拜礼，后妃朝坤宁宫，命妇具冠服侍班。礼毕，赐以中国冠服，并赐第宅及廩饩。封买的里八剌为崇礼侯，诰曰：‘昔帝王之有天下，必封前代子孙，使作宾王家，其来尚矣。元失其驭，四海纷争。朕以武功削平群雄，混一区宇，为天下主。而买的里八剌，实为元之宗孙，痹贿遣将北征，尔祖已殂，既克应昌，尔乃来归。朕念帝王之后，爰稽古制，锡以侯封。尔其夙夜恭慎，称朕优礼之意。’

上以元主不战而奔，克顺天命，特谥曰顺帝。

上又以其后妃在京不能耐暑，且北狄但知食肉饮酪，乃敕中书省臣：‘务使之饮食起居适宜。若其欲归，当遣还沙漠。’未几，竟遣还。

右优前代。

上以国家创业之初，礼制未备，敕中书省，令天下郡县举素志高洁、（‘令天下郡县举素志高洁’，‘高’原作‘尚’，据明朱当■〈汙 眇〉国朝典故本、明金声玉振集本改。）博古通今、练达时宜之士礼送至京。于是各该有司以儒士徐一夔、梁寅、刘于、周子谅、胡行简、刘宗弼、董彝、蔡深、滕公琰至京。时曾鲁以元史方成，因奏留之，命与诸儒同纂修礼书。书成，赐名

曰大明集礼。其书以吉、凶、军、宾、嘉及冠服、车辂、仪仗、鹵簿、字学、乐律六者为之纲，而其目则吉礼十四：曰祭天，曰祭地，曰宗庙，曰社稷，曰朝曰，曰夕月，曰先农，曰太岁，曰风云雷雨师，曰岳镇、海渚、天下山川、城隍，曰三皇、孔子，曰旗纛及马祖、先牧、马步、马社，曰祭厉，曰祀典神祇；嘉礼五：曰朝会，曰册拜，曰冠礼，曰婚礼，曰乡饮酒礼；宾礼二：曰朝贡，曰遣使；军礼三：曰亲征，曰遣将，曰大射；（‘曰大射’，‘射’原作‘将’，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乙卯条改。）凶礼二：曰吊赙，曰丧仪；乐律三：曰钟律，曰雅乐，曰俗乐；其冠服、军辂、仪仗、鹵簿、字学各一，凡升降、仪节、制度、名数纤悉具备，通十五卷，诏颁行之。授曾鲁、徐一夔、周子谅、董彝以官，惟梁寅等六人以疾赐还乡里，赏赐有差。

四年夏六月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成。（‘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成’，‘成’原作‘或’，据清胜朝遗事初编本、明太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戊申条改。）其曲一曰本太初，二曰仰大明，三曰民初生，四曰品物亨，五曰御六龙，六曰泰阶平，七曰君德成，八曰圣道成，九曰乐清宁。先是上厌前代乐章率用谀词以为容悦，甚者鄙陋不称，乃命凯等更制其词。（‘乃命凯等更制其词’，‘乃’原作‘及’，据明朱当■〈彡 眇〉国朝典故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至是上之，命协音律者歌之。谓侍臣曰：‘礼以导敬，乐以宣和，不敬不和，何以为治？元时古乐俱废，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音相杂。甚者，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，（‘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饬为队伍’，‘饰’原作‘节’，据清借月山房汇钞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谐戏殿廷，殊非所以导中和，崇治体也。今所制乐章，颇协音律，有和平广大之意。自今一切流俗諛讒淫褻之乐，悉屏去之！’

右正礼乐之失。（‘右正礼乐之失’，‘失’原作‘未’，据明朱当■〈彡 眇〉国朝典故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

三年，上以山川之神不宜加以国家封号，定制止称本名。诏曰：‘自有元失驭，群雄鼎沸，土宇分裂，声教不同。朕奋起布衣，以安民为念，训将练兵，平定华夷，大统以正，永惟为治之道，必本于礼。考诸祀典，如五岳、五镇、四海、四渚之封，起自唐世，崇名美号，历代有加。在朕思之，则有不然。夫岳、镇、海、渚，（‘夫岳镇海渚’，‘夫’原作‘矣’，据明金声玉振集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皆高山广水，自天地开辟以来至今，英灵之气萃而为神，必皆受命于上帝，幽微莫测，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！渚礼不经，莫此为甚。至于忠臣烈士，虽可加以封号，亦惟当时为宜。夫礼所以明神人，正名分，不可以僭差。今命依古定制，凡岳、镇、海、渚，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，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。郡县城隍神号，一体改封。历代忠臣烈士。亦依当时

初封以为实号，后世谥议之称，皆与革去。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，为天下师以济后世，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，所有封爵，宜仍其旧。庶几神人之际，名正言顺，于理为当，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。’

右去海岳之封。

上平曰持身之道，无优伶近狎之失，酣歌夜饮之欢，正宫无自纵之权，妃嫔无专宠之幸，自以干清宫为正寝，后妃宫院各有其所，每夕进御有序。或有浮词之妇，察其言非，即加诘责，故宫无妒忌之女，其外戚亦循理畏法，无敢恃宠以病民。寺人之徒，惟给事扫除之役。凡古昔所深患者，皆绝无之。

上每有识记书札，（‘上每有识记书札’，‘札’原作‘礼’，据明金声玉振集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辄命皇后藏之，仓卒取视，后即于囊中出而进之，未尝脱误。凡进上御膳，后必躬自省视。宫人请曰：‘宫中人众，可无烦圣体。’后曰：‘吾固知宫中有人，但妇人事夫，不可不谨，膳馐上进，不可不洁，脱有不至，汝辈受责，吾心岂安？吾所以为此者，一以敬上而不敢忽，一以保汝辈免于责也。岂谓无人耶？’宫人闻之，莫不感悦。

右严宫闈之法。

二年春正月，上敕中书省臣曰：‘元末政乱，祸及生灵。朕倡义临濠，以全乡曲，继率英贤渡大江，遂西取武昌，东定姑苏，北下中原，南平闽广，越十有六载，始克混一。每念诸将相从，捐躯戮力，开拓疆宇，有共事而不睹其成，建功而未食其报，追思前劳，痛切朕怀。人孰无死，死而不朽，乃为可贵。若诸将者，生建忠勇之节，死有无穷之荣，身虽歿而名永不磨矣。其命有司立功臣庙于鸡鸣山下，序其封爵，为像以奉祀之。’

又尝敕礼部官曰：‘自古忠臣义士舍生而取义者，身歿而名存，有以垂训于天下后世。若元右丞余阙守安庆，屹然当南北之衡，援绝力穷，举家节义凛然。又若江州总管李黼，（‘又若江州总管李黼’，‘黼’原作‘甫’，据明朱当■〈彡 𠃉〉国朝典故本、清胜朝遗事初编本改。）身守孤城，力抗强敌，临死，义与阙同辙。自昔忠臣义士必见褒崇于后代，盖以励风教也。宜令有司建祠，肖像祀之。’

右厉忠节之训。

监察御史高原侃言：‘京师人民，循习元氏旧俗，凡有丧葬，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，惟较酒肴厚薄，无哀戚之情，流俗之坏至此甚，非所以为治。且京师者，天下之本，万民之所取，则一事非礼，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。弊可胜言。况送终礼之大者，不可不谨。乞禁止以厚风化。’上是其言，乃诏礼官定官民丧服之制。

上以唐、宋皆有成律断狱，惟元不仿古制，取一时所行之事以为条格，且

比例太繁，胥吏因之，易为奸弊，以出入人罪。故自平武昌以来，即议定律。后台谏既立，遂命左丞相李善长、学士陶安等详定，而痛革旧例之繁。右划积岁之弊。